

中国历史通俗演义

· 中卷 · 蔡东藩 / 著

宋史演义



毛泽东推荐给党的高级干部的中国历史读物

毛泽东要求儿子阅读的历史必读物



中央编译出版社

中国历史通俗演义

· 中卷 · 蔡东藩 / 著

宋

史演义



毛泽东推荐给党的高级干部的中国历史读物

毛泽东要求儿子阅读的历史必读物



中央编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宋史演义/蔡东藩著.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0. 1

(中国历史通俗演义)

ISBN 978-7-80211-651-1

I. 宋… II. 蔡… III. 章回小说—中国—现代 IV. I24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41007 号

宋史演义·中卷

出 版 人 和 龔

责任编辑 王正斌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 (100032)

电 话 (010) 66509360 (总编室) (010) 66509246 (编辑室)
(010) 66509364 (发行部) (010) 66509618 (读者服务部)

网 址 www.cctpbook.com

印 刷 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

开 本 787mm×960mm 1/16

字 数 620 千字

印 张 45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89.80 元 (全三册)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010) 66509618

目 录



宋
史
演
义

第三十六回	议新法创设条例司 献疑狱狡脱谋夫案	1
第三十七回	韩使相谏君论弊政 朱明府寻母竭孝思	7
第三十八回	弃边城抚臣坐罪 徙杭州名吏闲游	13
第三十九回	借父威竖子成名 逞兵谋番渠被虏	20
第四十回	流民图为国请命 分水岭割地界辽	26
第四十一回	奉使命率军征交趾 蒙慈恩减罪谪黄州	33
第四十二回	伐西夏李宪丧师 城永乐徐禧陷歿	40
第四十三回	立幼主高后垂帘 拜首相温公殉国	47

第四十四回	分三党廷臣构衅 备六礼册后正仪	53
第四十五回	嘱后事贤后升遐 绍先朝奸臣煽祸	59
第四十六回	宠妾废妻皇纲倒置 崇邪黜正党狱迭兴	66
第四十七回	拓边防谋定制胜 窃后位喜极生悲	73
第四十八回	承兄祚初政清明 信阉言再用奸慝	80
第四十九回	端礼门立碑诬正士 河湟路遣将复西蕃	87
第五十回	应供奉朱勔承差 得奥援蔡京复相	94
第五十一回	巧排挤毒死辅臣 喜招徕载归异族	100
第五十二回	信道教诡说遇天神 筑离宫微行探春色	107
第五十三回	挟妓纵欢歌楼被泽 屈尊就宴相府承恩	113
第五十四回	造雄邦恃强称帝 通远使约金攻辽	119



第五十五回	帮源峒方腊揭竿 梁山泊宋江结寨	126
第五十六回	知海州收降及时雨 破杭城计出智多星	135
第五十七回	入深岩得擒叛首 征朔方再挫王师	142
第五十八回	夸功铭石艮岳成山 覆国丧身孱辽绝祀	149
第五十九回	启外衅胡人南下 定内禅上皇东奔	156
第六十回	遵敌约城下乞盟 满恶贯途中授首	163
第六十一回	议和议战朝局纷争 误国误家京城失守	171
第六十二回	堕奸谋阖宫被劫 立异姓二帝蒙尘	178
第六十三回	承遗祚藩王登极 发逆案奸贼伏诛	185
第六十四回	宗留守力疾捐躯 信王榛败亡失迹	192
第六十五回	招寇侮惊驰御驾 胁禅位激动义师	199



宋

史

演

义

第六十六回	韩世忠力平首逆 金兀朮大举南侵	206
第六十七回	巾幗英雄桴鼓助战 须眉豪气舞剑吟词	213
第六十八回	赵立中炮失楚州 刘豫降虏称齐帝	220
第六十九回	破剧盗将帅齐驱 败强虏弟兄著绩	227



第三十六回 议新法创设条例司 献疑狱狡脱谋夫案



宋
史
演
義

却说王安石既承主眷，渐渐露出锋芒，意欲变法维新，炫人耳目。是时大内帑银所存无几，神宗年少气锐，方以富国强兵为首务，安石隐伺上意，遂倡理财足国的美谈，散动神宗。熙宁元年仲冬，行郊天礼，辅臣以河朔旱灾，国用不足，乞南郊以后，不可再循故例，遍赐金帛。有诏令学士复议，司马光道：“救灾节用，当自贵近为始，辅臣议应当照行。”王安石道：“国用不足，乃不善理财的缘故，若徒事节流，未识开源，终属无益。”司马光又道：“甚么叫做善理财？无非是头会箕敛罢了。”安石道：“不必加赋，自增国用，才算是理财好手。”光笑道：“天下哪有此理？天地生财，止有此数，官府多一钱，民间便少一钱，若设法夺民，比加赋还要厉害。从前桑弘羊尝挟此说，欺骗汉武帝，太史公大书特书，显是指斥弘羊，讽刺汉武帝呢。”语虽未必尽然，但如桑弘羊、王安石等，实蹈此弊。安石尚不肯服理，仍然争论不已。神宗道：“朕意亦与光同，但些须例赏，必欲吝啬，似亦未免失体了。”遂不从辅臣所议，行赏如故。仍是左袒安石。

既而郑国公富弼自汝州入觐，诏许肩舆至殿门，令弼子扶掖进见，且命免拜跪礼，赐坐与谈。神宗开口问道：“卿老成练达，定有高见，现欲治国安邦，须用何术？”弼对道：“人主好恶，不可令人窥测，否则奸人必伺隙售奸。譬如上天监人，善恶令他自取，乃加诛赏，庶几功罪两明。”神宗又道：“北有辽，西有夏，边境未宁，如何是好？”弼又道：“陛下临御未久，当首布德惠，愿二十年口不言兵。”对症下药。神宗踌躇多时，方道：“朕常欲询卿，卿可留朝辅政。”弼答言：“老不胜任。”仍辞退赴郡。至熙宁二年二月，复召弼入都，拜司空兼侍中，并特赐甲第。弼仍上表固辞，经优诏促使就道，乃奉旨入朝。途次闻京师地震，神宗减膳撤乐，独安石谓：“灾异由天，

无关人事。”安石距近今千年，已知新学，确是一个人才。弼不禁叹息道：“人君所畏惟天，天不足畏，何事不可为？此必奸人欲进邪说，摇惑上心，不可以不救呢。”当即上书数千言，力陈进贤辨奸的大要。及入对，又说了数十语，无非是隐斥安石。神宗虽任弼同平章事，意中总不忘安石，拟擢为参政。会值唐介奏事，即与介述明本意，介言安石不胜大任。神宗道：“文学不可任呢？经术不可任呢？吏事不可任呢？”介对道：“安石好学泥古，议论每多迂阔，若令他为政，必多变更。”神宗不答。介退，语曾公亮道：“安石果大用，天下必困扰，诸公后当自知，莫谓介不预言呢！”公亮本推荐安石，哪里肯信，未几，神宗又问侍读孙固，谓安石可否令相？固对道：“安石文行甚优，令为台谏侍臣，必能称职，若宰相全靠大度，安石狷狭少容，如何做得？陛下欲求贤相，臣心目中恰有三人，便是那司马光、吕公著、韩维呢。”神宗总归不信，竟命安石参知政事。

安石入谢，神宗语安石道：“廷臣都说卿但知经术，未通世务。”安石道：“经术正所以经世务，他人谓臣未通世务，实即未通经术，请陛下详察！”神宗道：“照卿说来，欲经世务，先施何术？”安石道：“变风俗，立法度，正当今急务。”神宗点首称善。安石遂进言道：“立国大本，首在理财，周朝设泉府等官，无非酌盈剂虚，变通民利，后世惟汉桑弘羊、唐刘晏，粗合此意。今欲理财，亟应修泉府遗制，藉收利权。利权在握，然后庶政可行。”神宗道：“卿言甚是。”安石又道：“古语有言：‘为政在人’，但人才难得，更且难知。今使十人理财，有一、二人不肯协力，便足败事。尧与众人共择一人治水，尚且九载勿成，况择用不止一人，简选未尝询众，能保无异议么？陛下诚决计进行，首在不惑异说。”让你一人独做，可好么？神宗道：“朕知道了，卿去妥议条规，待朕次第施行。”安石应命退出。次日，即奏请制置三司条例司，掌经画邦计，变通旧制，调剂利权。更举知枢密院事陈升之，协同办事。神宗准奏，当命安石、升之两人，总领制置三司条例司，令得自择掾属。安石遂引用吕惠卿、曾布、章惇、苏辙等，分掌事务。惠卿曾任真州推官，秩满入都，与安石谈论经义，意多相符。安石竟称为大儒，事无大小，必与商议，有所奏请，又必令他主稿，几乎一日不能相离。曾布即曾巩弟，事事迎合安石意旨，安石亦倚为心腹，与惠卿同一信任。当下悉心





酌商，定了新法八条，六条谓足富国，两条谓足强兵，由小子录述如下：

富国法六条。

(一) 农田水利 飭吏分行诸路，相度农田水利，垦荒废，浚沟渠，酌量升科，无论吏民，皆须同役，不准隐漏逃匿。

(二) 均输 诸州郡所输官粮，俱令平定所在时价，改输土地所产物，官得徙贵就贱，因近易远，并准便宜蓄买，悉迁有无。

(三) 青苗 农民播种青苗时，由朝廷出资贷民，至秋收偿金，加息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三，仍还朝廷。

(四) 免役 使人民分等，纳免役钱，得免劳役，国家别募无职人民，充当役夫。

(五) 市易 就京师置市易所，使购不卖之物于官，或与官物交换，又备资贷与商人，使遵限纳息，过限不输，息金外更加罚金。

(六) 方田 以东南西北各千步为一方，计量田地，分五等定税，人民按税照纳。

强兵法二条。

(一) 保甲 采古时民兵制度，十家为保，五百家为都保，都保置正副二人，使部下保丁，贮弓箭，习武艺。

(二) 保马 以官马贷保丁，马死或病，令按值给偿。

这数条新法议将出来，老成正士没有一个赞成。参政唐介抗直敢言，先与安石争辩。安石强词夺理，谓可必行，神宗又庇护安石，介不胜愤懑，气得背上生疽，竟尔谢世。先气死了一个。神宗遂将安石新法，依次举行。先遣刘彝、谢卿材、侯叔献、程颢、卢秉、王汝翼、曾伉、王广廉八人，巡行诸路，查核农田水利，酌定税赋科率，摇役利害；继即飭行均输法，起用薛向为江、浙、荆、淮发运使，领均输平准，创行东南六路。两法颁行，言路已是哗然。知制诰钱公辅、知谏院范纯仁等均言薛向开衅边疆，曾坐罪罢黜（应前回），不应起用。公辅且斥安石坏法徇私，安石不悦，竟奏徙公辅知江宁府。宣徽北院使王拱辰、翰林学士郑獬、知开封府滕元发，均为安石所忌，相继迁谪。恼了御史中丞吕海，含忍不住，即撰成一篇弹文，入朝面奏。途中遇着司马光，问他何事，海便道：“我将参劾一人，君实可赞成么？”

如肯赞成，请为后劲。”光问所劾何人，海答道：“便是新参政王安石。”光愕然道：“朝廷方喜得人，奈何劾他？”海叹道：“君实也作是说么？怪不得别人。安石好执偏见，党同伐异，他日必败国事，这是腹心大患，不劾何待？你如不信，尽管请便，我要入朝去了。”光答道：“我正去侍讲经筵，不妨同行。”原来“君实”系光表字，故海以此相呼，两人同入朝堂，待至神宗御殿，海即袖出弹章，上殿跪呈。神宗当即展阅，但见上面文字无非指斥安石，最注目的却有数语，其文云：

臣闻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诈，骄蹇慢上，阴贼害物，诚恐陛下悦其才辩，久而倚畀，大奸得路，群阴会进，则贤者尽去，乱由是生。臣究安石之迹，固无远略，唯务改作，立异于人。徒文言而饰非，将罔上而欺下，臣窃忧之！误天下苍生者，必斯人也！

看官！你想神宗方信任安石，怎能瞧得进去？看到“误天下苍生”句，不禁怒形于色，立将原奏掷还。海大声道：“陛下如不见信，臣不愿与奸佞同朝，乞即解职！”神宗也不多言，只命他退去，海退后，即下诏出海知邓州。范纯仁复申劾安石，留章不下。纯仁求去，奉诏免他谏职，改判国子监。纯仁又续缮奏章，拟再垦辞，甫经缮就，忽由安石遣使，传语纯仁道：“已议除知制诰了，请不为已甚。”纯仁勃然道：“这是用利诱我了。我言不用，万钟亦非我所愿呢！”不愧家风。当下将奏稿取交来使，次日，即将奏本呈入。神宗尚未许去，蓦见安石入朝，疾言遽色，奏请立黜纯仁。神宗道：“纯仁无罪，就使外调，亦当给一善地，可令出知河中府便了。”安石不便再言，只得悻悻而退。范纯仁即仲淹第二子，兄纯佑，曾随父镇陕，与将士杂处，评价人才，无不具当。仲淹得任人无失，以此立功，及仲淹罢职，他奉侍左右，未尝少离。未几，废疾去世，弟纯礼、纯粹，依次出仕，后文慢表。惟纯仁以父荫得官，历任县令判官，所向皆治。寻擢为侍御史，与议濮王典礼，复遭外谪（见三十四回）。嗣又召还京师，命知谏院，至是又出守河中。寻徙成都转运使，因新法不便，戒州县不得遽行。安石恨他阻挠，诬以失察僚佐罪，左迁知和州（插此一段。叙明纯仁历史，且回应三十二回中语），这且按下再提。

且说王安石以两法既行，复议颁行青苗法。吕惠卿极端怂恿，独苏辙





立言未可，安石问为何因，辙答道：“出钱贷民，本欲救民，但钱入民手，不免妄用，满限多无力筹偿，有司伤吏追呼，鞭扑横施，是救民反至病民了。”安石道：“君言诚有理，且从缓议。”于是有好几句不谈此法。忽奉神宗诏命，令与司马光复议登州狱案。安石遂邀光合议，两人各据一见，免不得又争执起来。登州有一妇，许嫁未行，闻夫婿貌丑，心甚不平，竟暗挟利刃，潜往害夫。适乃夫卧田舍间，便拔刀斫人，幸乃夫尚未睡着，慌忙起避，才得不死。只因用手遮格，被断一指而去。乃夫遂鸣官诉讼，知州许遵拘妇到案，见该妇姿色颇佳，与乃夫确不相配，遂有意脱妇，令她一一承认，当为设法保全，该妇自然听命。许遵即以自首减罪论，上达朝廷。遵有意全妇，莫非想娶她作妾么？安石谓遵言可行。光愤然道：“妇谋杀夫，尚可减罪么？”安石道：“妇既自首，应从末减。”光又道：“律文有言，因他罪致杀伤，他罪得首原，今该妇谋杀乃夫，本属一事，岂谋自谋，杀自杀，可分作两事，得准首原么？”明白了解。安石道：“若自首不得减罪，岂非自背律文？”无非好异，不顾纲常。两人相持不下，当即共请神宗判断。偏神宗左袒安石，竟准如安石议。文彦博、富弼等谏阻不从，且将“谋杀已伤、按问自首”一条增入律中，得减罪二等，发交刑部，垂为国法。侍御史兼判刑部官刘述，封还诏旨，驳奏不已。安石大愤，请神宗黜退刘述。述遂率侍御史刘琦、钱颢共上疏论安石罪，略云：

安石执政以来，未逾数月，操管商权诈之术，与陈升之合谋，侵三司利权，开局设官，分行天下，惊骇物听。近复因许遵妄议，定按问自首之法，安石任偏见而立新议，陛下不察而从之，遂害天下大公。先朝所立制度，自宜世守勿失，乃妄事更张，废而不用，如此奸诈专权，岂宜处之庙堂，致乱国纪？愿早罢逐，以慰天下。曾公亮畏避安石，阴自结援以固宠，赵则括囊拱手，但务依违，皆宜斥免，臣等为国家安危计，故不惮刑威，冒渎天听，伏冀明断施行。

疏上，安石奏贬琦监处州盐务，颢监衢州盐税，并拘述狱中。司马光等上疏力争，乃将述贬知江州。琦、颢照安石议，贬谪浙东。殿中侍御史孙昌龄、同判刑部丁諷、审刑院详议官王师元，皆坐述党忤安石，谪徙有差。

还有龙图阁学士祖无择，与安石意见不同，亦遭黜逐。正是：

黜陟不妨由我主，

纲常何必为人拘？

既而三司条例司官苏辙，亦被谪为河南府推官，欲知苏辙如何得罪，容至下回表明。



新法非必不可行，安石非必不能行新法，误在未审国情，独执己见，但知理财之末迹，而未知理财之本原耳。当安石知鄞时，略行新法，邑人称便，即哓哓然曰：“我宰天下有余。”不知四海非一邑之小，执政非长吏之任也。天下方交相诟病，而安石愈觉自是，黜陟予夺，任所欲为。至若登州妇人一案，较诸斗鹌少年，尤关风化，同僚谓不宜减罪，而彼必欲减免之，盖无非一矫情立异之见耳。夫朝廷举措，关系天下安危，而顾可以矫情立异行之乎？我姑勿论安石之法，已先当诛安石之心。



第三十七回 韩使相谏君论弊政 朱明府寻母竭孝思



却说苏辙系安石引用，在三司条例司中检详文字。安石欲行青苗法，为辙所阻，数旬不言。嗣由京东转运使王广渊，上言农民播种，各苦无资，富家得乘急贷钱，要求厚利，乞留本道钱帛五十万，贷民取息，岁可获利二十五万。安石览到此文，不禁喜跃道：“这便是青苗法呢，奈何不可行？”遂亟召广渊入都，与商青苗法。广渊一口赞成。安石乃奏请颁行，先从河北、京东、淮南三路开办，逐渐推广。有旨报可，自是从前常平通惠仓遗制，尽行变更。苏辙仍力持前说，再三劝阻，又与吕惠卿论多不合。惠卿遂进谗安石，谓辙有意阻挠。安石大怒，欲加辙罪。还是陈升之从旁劝解，乃罢辙为河南府推官。安石复荐惠卿为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司马光谓：“惠卿俭巧，心术不正，安石误信惠卿，因致负谤中外，如何可以重用？”神宗不从，竟依安石所请。首相富弼见神宗信任安石，料想不能与争，托病求去，乃出判亳州，擢陈升之同平章事。

升之就职后，神宗问司马光道：“近相升之，外议如何？”光对道：“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今二相皆闽人（曾公亮晋江人，陈升之建阳人，俱属闽地），二参政皆楚人（王安石临川人，赵抃西安人，俱属楚地），他日援引亲朋，充塞朝堂，哪里能培植风俗呢？”神宗道：“升之颇有才智，晓畅民政。”光又道：“才智非不可用，但必须旁有正士，隐为监制，方能无患。”神宗又问及王安石，光答道：“外人言安石奸邪，未免过毁，但他性太执拗，不明事理，这也是一大病呢。”评论确当。神宗始终不听。

陈升之既经入相，颇欲笼络众望，请罢免三司条例司。这便是才智的见端。安石以为负己，又同他争论起来。升之称疾乞假，安石遂引枢密副使韩絳，制置三司条例。安石每奏事，絳亦随入。常奏称安石所陈，无不可用，



安石大得臂助。绛复上言：“青苗法便民，民间多愿贷用，乞遍下诸路转运使施行！”于是诏置诸路提举官，执掌贷收事件。提举官多方迎合，以多贷青苗钱为功，不论贫富，随户支配。又令贫富相兼，十人为保首。王广渊在京东，分民户为五等，上等户硬贷钱十五千，下等户硬贷钱一千，到限不还，即着悍吏敲比征呼，民间骚然。广渊入奏，反说百姓欢呼感德。谏官李常、御史程颢，劾论广渊强为抑配，掊克百姓，神宗不报。河北转运使刘庠不放青苗钱，奏称百姓不愿借贷，神宗又不报。安石反恨恨道：“广渊力行新法，偏遭弹劾，刘庠欲坏新法，不闻加罪，朝事如此，尚可望富强么？”依了你，反要贫弱，奈何？横渠人张载与河南程颢、程颐兄弟，素相友善，平居共谈道学，归本六经。及出为邑宰，不假刑威，专务敦本善俗，民化一新。御史中丞吕公著，登诸荐牍，当由神宗召见，问以治道。载对道：“为政必法三代，否则终成小道呢。”时安石方倡言古道，神宗亦有心复古，听了此言，还道张载亦安石一流，即留他在朝，命为崇文院校书。哪知张载所说的古法与安石不同。他见安石托古病民，料难致治，竟称疾辞去。洁身自好，足称明哲。

前参政张方平服阙还朝（应三十五回），受命为观文殿大学士判尚书省，安石以方平异己，极力排挤，因出知陈州。及陛辞，极言新法弊害，神宗亦怆然动容，随即召为宣徽北院使。又事事受安石牵制，坚请外调，乃复出判应天府。时已熙宁三年了。河北安抚使韩琦忽上疏请罢青苗法，略云：

臣准散青苗，诏书务在惠小民，不使兼并乘急，以邀倍息，而公家无所利其入。今所列条约，乃自乡户一等而下，皆立借钱贯数，三等而下，更许皆借。且乡户上等，并坊郭有物业者，乃从来兼并之家，今令借钱一千，纳一千三百，是官自放钱取息，与初诏相违。又条约虽禁抑勒，然不抑勒，则上户必不愿请，下户虽或愿请，请时甚易，纳时甚难，将必有督索同保均赔之患。陛下躬行节俭以化天下，自然国用不乏，何必使兴利之臣，纷纷四行，以致远迹之疑哉？乞罢诸路提举官，第委提刑点狱，依常平旧法施行！

神宗览到琦疏，亦稍有所悟，便将原疏藏在袖中，出御便殿，召辅臣等入议。曾公亮先入，神宗即从袖中取出琦疏，递示公亮道：“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谓青苗等法可以利民，不料害民如此。且坊郭间何有青



苗，乃亦强令借贷呢？”说至此，忽有一人趋进道：“如果从民所欲，虽坊郭亦属何害？”神宗命曾公亮递示原疏，安石略略一瞧，不禁勃然道：“似汉朝的桑弘羊，刮取天下货财，供奉人主私用，乃可谓兴利之臣。今陛下修周公遗法，抑兼并，赈贫弱，并不是剥民自奉，如何说是兴利之臣呢？”神宗终以琦说为疑，沈吟不答。安石趋出，神宗乃谕辅臣道：“青苗法既不便行，不如飭令罢免。”公亮道：“待臣仔细访查，果不可行，罢免为是。”无非回护安石。神宗允准，公亮等方才退出。安石即上章称病，连日不朝。神宗乃命司马光草答琦诏，内有士夫沸腾，黎民骚动等语。安石闻知，上章自辩，神宗又转了一念，似觉薄待安石，过不下去，乃巽辞婉谢，且命吕惠卿劝使任事。安石仍卧疾不出，神宗语赵抃道：“朕闻青苗法多害少利，才拟罢免，并非与安石有嫌，他如何不肯视事？”赵抃曰：“新法都安石所创，待他销假，再与妥议，罢免未迟。”赵抃称廉直，何亦有此因循？韩绛道：“圣如仲尼，贤如子产，初入为政，尚且谤议纷兴，何怪安石？陛下如果决行新法，非留用安石不可！安石若留，臣料亦先谤后诵呢。”这一席话，又把神宗罢免青苗的意思尽行丢去，仍敦促安石入朝。一面遣副都知张若水，押班蓝元振，出访民情。哪知这两人早受安石贿托，回宫复命，只说是民情称便，神宗益深信不疑，竟将琦奏付条例司，命曾布疏驳，刊石颁示天下。安石乃入朝叩谢，由神宗温词慰勉。安石自此执行新政，比前益坚。

文彦博看不过去，入朝面奏，力陈青苗害民。神宗道：“朕已遣二中使亲问民间，均云甚便，卿奈何亦有此言？”彦博道：“韩琦三朝宰相，陛下不信，乃信二宦官么？”神宗不觉变色，但因彦博系先朝宗臣，不忍面斥，惟有以色相示。彦博知言不见听，亦即辞出。韩琦闻原奏被驳，复连疏申辩，且言安石妄引周礼，荧惑上听，终不见答。琦遂请解河北安抚使，止领大名府一路。这疏一上，却立邀批准了。

嗣是知审官院孙觉因指斥青苗法，被贬知广德军，御史中丞吕公著，亦因言新法不便，被贬知颍州。知制诰兼直学士院陈襄推荐司马光、韩维、吕公著、范纯仁、苏轼等人，见忤安石，出知陈州。参知政事赵抃自悔前时主持不力，致复行青苗法，上章劾论安石，并求去位，亦出知杭州。参政一缺，即命韩绛继任。



那时又来了一个护法么么，姓李名定，曾为秀州判官，居然因附会安石，得擢为监察御史里行。定为安石弟子，自秀州被召，入京遇右正言李常。常问道：“君从南方来，民谓青苗法如何？”定答道：“民皆称便。”弟子不可不从师。常愕然道：“果真么？举朝方争论是事，君勿为此言。”定与常别，即去谒见安石，且禀白道：“青苗法很是便民，如何京师传言不便？”安石喜道：“这便叫做无理取闹呢。改日入对，你须要明白上陈。”定唯唯遵命。安石即荐定可用，神宗即召定入问，定历言新法可行。及询至青苗法，定尤说得远近讴歌，輿情悉洽。神宗大悦，即命定知谏院，曾公亮等言查考故例，选人未闻为谏官，应请改命，乃拜监察御史里行。知制诰宋敏求、苏颂、李大临谓：“定不由铨考，擢授朝列，不缘御史，荐置宪台，朝廷虽急欲用才，破格特赏，但紊乱成规，所益似小，所损实大。”遂封还制书。经神宗诏谕再三，颂等仍执奏不已。安石劾他累格诏命，目无君上，遂坐罪落职，时人称为熙宁三舍人。

未几，有监察御史陈荐劾定，说他为泾县主簿时，闻母仇氏丧，匿不为服，应声罪贬斥。定上书自辩，谓：“实不知由仇氏所生，所以疑不敢服。”看官阅到此处，恐不能不下一疑问，定出应仕籍，并非三、五岁的小孩儿，况他父名问，也曾做过国子博士，定并非生自空桑，难道连自己的生母都不晓得么？说来也有一段隐情。仇氏初嫁民间，生子为浮屠，释名了元，相传是与苏轼结交的佛印禅师。后仇氏复为李问妾，生下一子，就是李定。寻又出嫁部氏，生子蔡奴，工传神。此妇所生之子，却都有出息。定因生母改嫁，不愿再认，因此仇氏病死，他未尝持服。偏被陈荐寻出瑕疵，将他弹劾，他只好含糊解说，自陈无辜。安石谊笃师生，极力庇护，反斥荐捕风捉影，劾免荐官，改任定为崇政殿说书。监察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肯复上言：“定既不孝，怎可居劝讲地位？”并交论安石袒徒罪状。安石又入奏神宗，说他朋比为奸，应加惩处。神宗此时，已是百依百顺，但教安石如何说法，当即准行，林旦等又复落职，言路未免哗然。定也觉不安，自请解职，乃改授检正中书吏房，直舍人院。总仗师力。

宋室旧制，文选属审官院，武选属枢密院，安石又创出一篇议论，分审官为东西院，东主文，西主武。看官道他何意？原来文彦博正主枢密，与安